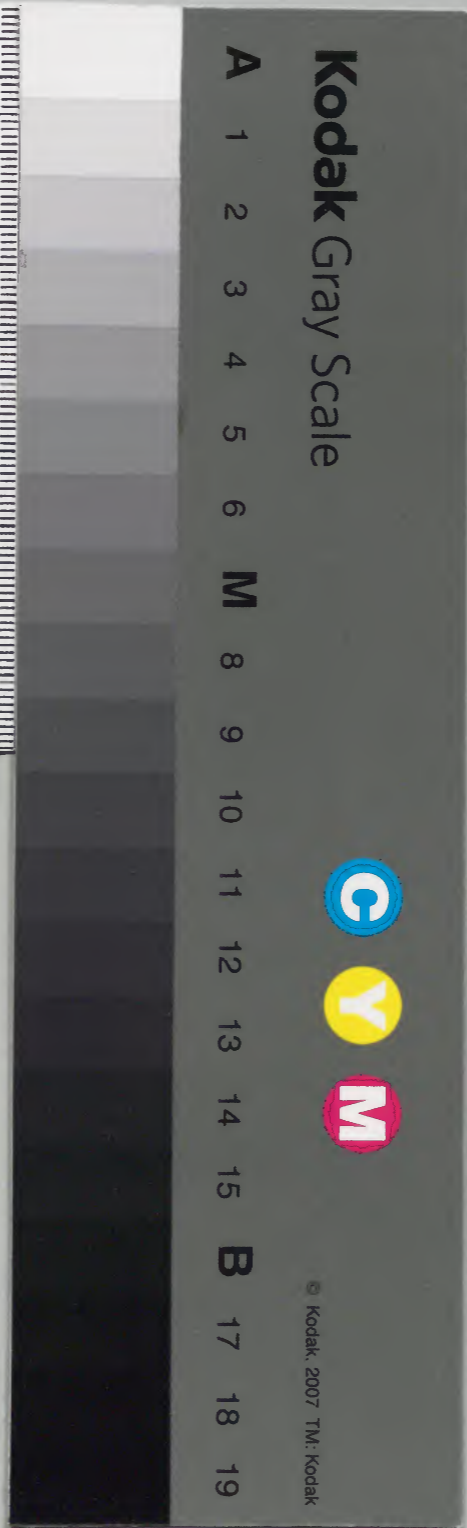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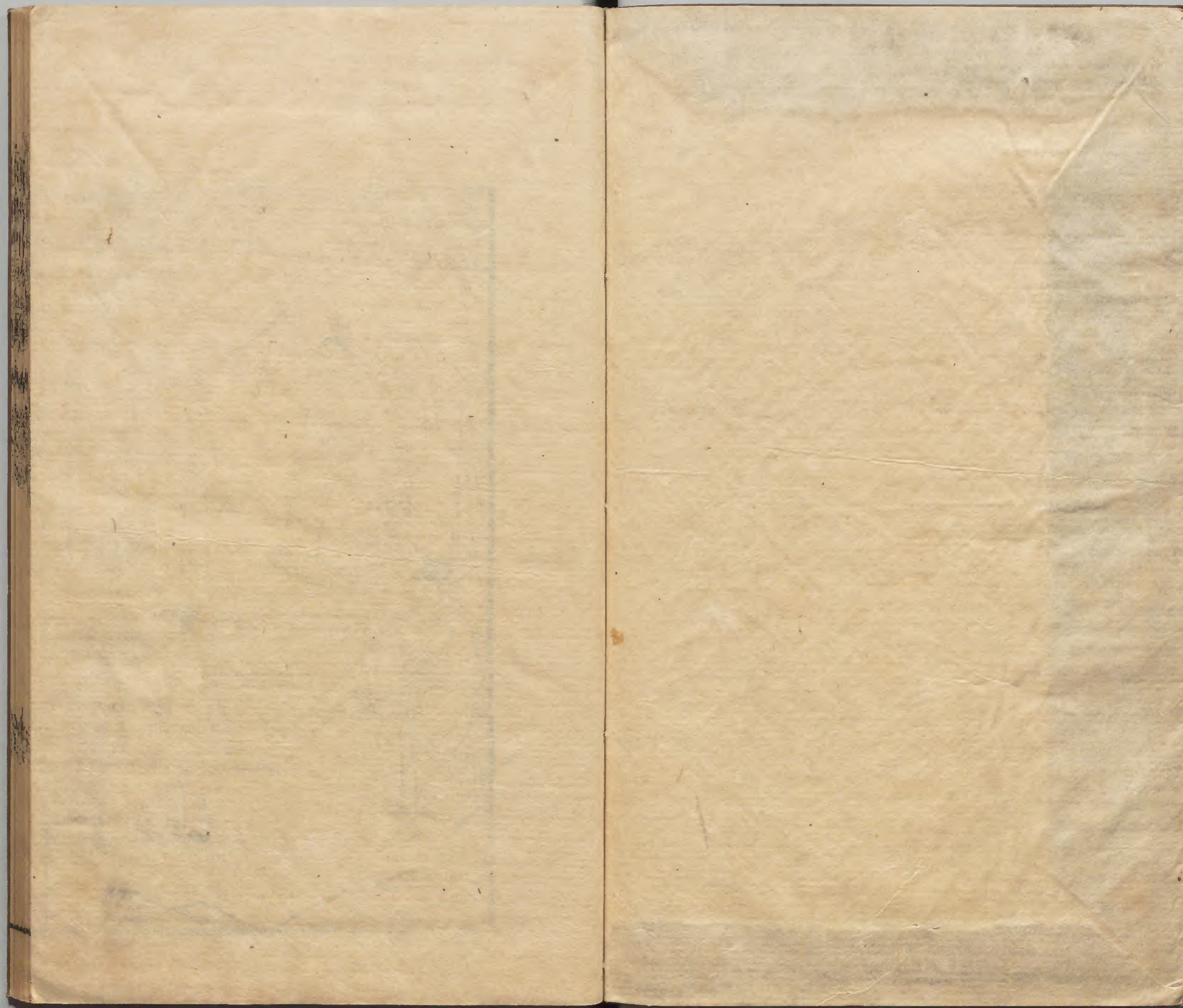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6
冊數	12	(9)
函號	附	1 7







智伯决水灌晋阳



伍子胥扶目待吴



像語亦身刺無極

晋三卿攻乱同列



勾踐三戰滅東吳



范蠡扁舟歸五湖



晉智伯求地謀反



齊在艾陵大戰





孔子獲麟作春秋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春秋志傳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威烈王元年丙辰至顯王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吳王西子遊八景

伯嚭獻上畫圖曰吳都之下其臺勝境無如姑蘇然
 前所築者不足以當聖馭王如崇臺利覽莫如重建
 姑蘇臺令其高可望一百里寬可容六千人極其壯
 麗何所不樂吳王然之欲築高臺匠人奏難為林木
 王遣使通告列國以求材木早有人以此事報于

越王越王謀于羣臣。范蠡奏曰：此天將啓滅吳與越之端。大王不可失也。越王曰：何謂也？蠡曰：夫差內不勤政，外不憂敵，而其侈心一萌，惟崇臺好色。此吾國家歲積軍糧，日繕兵甲，待其荒淫已極，一舉而滅吳者在反掌矣。越王曰：然。范蠡又曰：臣聞將有奪人之心者，必先投人之好。夫差既築臺而不得其材，王如採其良木，揀其美色，遣使奉貢。吳王得此二端，必然傾心悅受，而終身不疑。我起報怨之兵，而我得安靜而謀事也。越王大悅，使木工入龜山採木，得其高大之木二百餘株，又選越中美女五十人，內有一美女名

至今
漢猶
在

西施者，乃西海濱漁家之女，儀容妖艷，體態嬌嬈，年方十四歲，管絃音律，無不該博。越王見了材木美女，喜不自勝，即令木工將前材木雕斲龍鳳之文，粧飾金珠之彩，即修表文，令文種帶入東吳，且獻文種，即領貢物浮江而至。來見吳王曰：寡君自蒙宥罪復國，夙夜惓惓，每懷圖報，第恨邦微土薄，無足稱獻。今聞大王欲恢舊業，重遊姑蘇，敬採良材二百株，美女五十人，聊充備用，乞賜嘉納，萬幸。吳王覽罷表文，大加宴賞，受其貢物，厚聘遣歸。吳王自得良材美女，顧謂伍員曰：相國每諫，勿放勾踐。今勾踐歸國，傾心慕德。

珍異
夏聚

不遠千里而貢財物。豈有他謀而伐我乎。遂令王孫
雄引三千工匠重建姑蘇之臺。務要宏壯華彩。依詔
繩墨。子胥退。具諫表。次日晨入。呈上。吳王覽其
表曰。

臣聞奢者禍之基。淫者殃之本。昔者桀築夏臺。而
國隨亡。紂王建鹿臺。而身亦喪。此崇臺喪國之明
驗也。况三代之季。皆由美色而傾。故夏因妹喜而
亡。商以妲已而喪。周因褒姒遂至東遷。此又因色
亡國之明鑑也。今王不度明德。外縱強越。內興土
木。殫費財力。資益寇仇。大為不可。且越人進貢財

忌諫

物王自以為傾心慕德。臣切以為助桀為亂。伏願
夫王罷臺榭。遠讒佞。黜美人。理國政。則社稷生民。
無疆之福。否則臣隕首階墀。甘心就戮。上既無愧
于先王。下不見辱于強越。臣之肝膽披露。乞惟聖
德。照臣愚悃。萬死無恨。

吳王覽罷子胥之表情實。違忤本欲加誅。又是先朝
功臣將納其諫。又慮臺榭不就。但含容受其諫表。子
胥頓首而出。吳王召伯嚭商議。忽報列國聞吳與越
和。遣使入賀。伯嚭曰。乘此機會。遣使往列國報聘。則
此臺可成。吳王大悅。次日即以金帛。詔子胥往列國

卷之六

報聘子胥。心知爲伯嚭之計。然君命不敢違。承命出朝。謂太常被離曰。被離子胥之故人。官爲太常。主上或伯嚭之說。重諫臺榭。吾遠使列國。不能屢諫。子可盡職進諫。無致陷君于不義。被離受命相辭而別。吳王旣遣子胥。卽令王孫雄。部引工匠。建修臺榭。王孫雄令工匠務極宏壯。俱宜秀麗。上高可望三百里。下寬可容六千人。臺上雕梁畫棟。榭臺下金柱玉闌干。四遶盡植奇花異卉。畜養怪獸珍禽。又引太湖之水。環遶于臺前。通舟往來。以備觀覽。左有香水溪。右有百花洲。雖三秋九夏。花香不絕。此臺見積三年之財。

和夫

聚五年之力。方能有成。被離累諫。吳王斬以示衆。羣臣始恐懼。不復敢言。吳王日游姑蘇之臺。選後宮美人善歌舞者數十人。列于坐側。時西施獨奪歌舞之魁。美貌又冠諸妃之右。吳王悅之。取入後宮。甚加寵愛。出入儀制。稍同妃后。羣臣皆諫。爲不可亂。却宮苑。以使貧賤失序。夫差不悅。又令王孫雄于靈宕山。山在蘇川府城西二十里。築西施臺。開玩花池。闢採香徑。鑿碧泉井。建館娃宮。遂挈西施游于八景。八景姑蘇臺。百花洲。香水溪。西施洞。玩花池。採香徑。碧泉水泉。館娃宮。春日則令數十嬪妃。擁西施于前。自與嬖臣

蘭
走狗
六

伯嚭奚斯金隨于後游于玩花池採香徑五十步一亭八十步一榭逢亭便宴遇榭使歌四顧百花妍媚夫差親折插于西施之髻曰子如日夜立于萬葩叢下孤不知花貌類子而子貌類于花耶伯嚭進曰以臣觀之西施之于花貌又有甚焉夫差大悅取酒賞嚭以其善觀花貌也唐人高啟有詩曰

徘徊駐馬百花洲

日麗花妍玩未休

西子嬌容今不在

教人賦罷枉凝眸

本朝姚廣孝先生題百花洲詩云

水艷接橫塘

花發礙舟路

波紅映晴霞

沙白寒樓鷺

綠汀魚網集

隔渚菱角渡

不見昔游人

風烟自朝暮

夏則駕一葉輕舟載幾船簫鼓與西施賞蓮于香水溪令嬪妃裸衣採蓮于溪內西施與夫差撫掌而笑既而西子酒酣以手攀隔船之蓮忽溺于溪夫差急令嬪妃援起夫差親自扶入舟中曰子之被溺可謂落花隨水歟西子再拜頓謝夫差卽令奚斯于香水溪內方圓環數丈皆砌白石別引清泉每遇盛暑令西子潔浴于泉內其中泉水香馥不散遂名曰香水

溪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粉痕凝水春溶溶。

暖香流出銅溝宮。

月明曾照佳人浴。

影與荷花相向紅。

秋則携西子登靈巖之山處館娃之宮朝歌夜絃宴賞不息西子晨則照池而粧夫差竝于肩後親爲撩髻施粧顧謂西子曰以子之妍雖映水亦生輝媚西子又頓首謝恩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曾聞鑑影照宮娃。

玉手牽絲帶露華。

今日空山僧自汲。

一瓶寒供佛前花。

冬則隱于靈巖山西施洞每遇霜朝雪夜夫差與西

施自着狐裘令數十嬪御引車尋梅若遇崎嶇險道車跡不能所通之處然後方返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梅雪爭清臘正濃。

吳王車出館娃宮。

西施不惜芙蓉面。

曾向靈巖冒朔風。

於是一年四季夫差全不歸理政事或登賞於姑蘇臺或宴賞於館娃宮絃管不絕樂而忘返及子胥報聘列國而歸則臺榭俱成國政皆荒子胥忙具表章入諫于姑蘇臺下吳王全不少納子胥出而歎曰吳之末如桀紂之世安能保其無亡乎遂稱疾不出用竟後來何如聽胥之計何至狼藉至此

楚昭王禮聘孔子

當時楚昭王自復國以來。尊賢禮士。繕甲利兵。常欲報吳之仇。及聞夷差荒淫無度。與羣臣商議東伐。業音設公諸梁曰。吳雖失政。然有伍員在朝。未可輕圖。王欲東征。以報先王之耻。必得天下第一等人。講求治道方。可與圖大事。王曰。天下第一等人是誰。諸梁曰。東魯孔仲尼。當世聖人也。聞人之樂。而知人之德。見人之禮。而知人之政。每講學于洙泗。二水名在魯地之上。弟子從游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故昔日魯公畧用于國。便返齊之侵田。可惜魯之君臣。

任賢失于無終。遂被齊人間出去。衛適宋。周遊列國。諸侯皆不能用。今聞去陳適晉。大王誠能以禮聘歸楚國。投其大政。不特東征削恨。而王霸之業。反掌可得。昭王然之。卽具聘禮。遣使入晉。以迎孔子。忽一人階下進曰。孔丘乃世之迂儒。不達時務。所以遍遊列國。諸侯各各拒而不納。吾王何自輕體而敬迂儒乎。昭王視之。乃下大夫宋木。字汝材也。諸梁叱木曰。仲尼抱經國之猷。一施于魯。便有成功。汝乃凡夫俗眼。焉知聖人之道。二人議論不已。昭王曰。二子且勿爭競。吾昔自隨渡江。入郢之日。曾于江洲拾得一物。舉

朝不識其名。吾聞聖人心生孔竅。識人之所不識。先遣使臣往問異物名實。倘其能識。然後再聘。羣臣皆服其論。王即遣宋木齋前物究尋孔子所在。當時孔子將欲行道于天下。而天下諸侯皆不能用。去陳過衛。聞晉趙鞅。趙盾之後。謚簡子。畧有納賢之意。欲携弟子入晉。時晉室衰弱。政在六卿之家。而六卿獨趙氏最强。時晉頃公在位。趙鞅謀奪晉室。先攻同列。晉有賢士二人。名竇鳴犢。舜華。每諫趙鞅。不可强凌公室。而欺同列。趙鞅怒其忤已。盡收二人而殺之。孔子至河間。趙鞅殺二賢士。臨水而歎曰。洋洋乎美哉水。

也。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剝音枯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也。子貢進曰。夫子何歎。二士之深也。孔子曰。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况于人乎。是以君子傷其類也。子貢引轡而回。行數里。前見一簇人馬來至。原是楚大夫宋木。木見孔子。着逢掖之衣。戴儒者之中。坐于車上。其引轡執鞞者。皆寬衣大帶。俱有儒風。自思此必仲尼也。即下馬向前。長揖曰。長者無乃孔夫子乎。孔子忙下車相見曰。然大夫從何而至。敢問高名。宋木曰。下官乃楚之大夫宋木也。寡君前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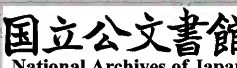
吳亂渡江返國。偶于洲邊得一異物。未詳凶吉。敬令
下官扣審其名義。以決憂疑。夫子幸賜明教。孔子令
取物觀之。宋木出其物。果然圓大光輝。孔子曰。此萍
實也。言此物乃萍結之實。因可食焉。其味甚美。宋木
曰。夫子此名。固有據乎。孔子曰。昔吾過宋。道逢童子
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丘是以知之。宋木拜辭孔子而去。孔子復歸于
衛。衛靈公聞孔子復至。于國謂蘧伯玉曰。昔者孔子
至衛。孤不能用。今聞又至。吾欲出城遠迎。授其大政。
卿以為何如。伯玉曰。主公此舉。實衛國之福。有何不

可。靈公遂與伯玉出迎孔子。入朝賜坐。論講國政。談
及中間。靈公曰。夫子天縱之聖。于天下事理。無所不
知。然攻戰擊刺之事。坐作進退之方。夫子亦曾知歟。
孔子本欲行王道于當時。靈公却以戰事為問。故却
曰。俎豆之事。禮樂之儀。則丘嘗學。若夫軍旅之法。攻
戰之勇。非丘之所能知也。遂拜辭出朝。謂弟子曰。衛
君問軍旅。固非仁明之主。不可久居此地。即與弟子
去。衛將適于曹。却說宋木歸楚。以孔子之事。告昭王。
昭王即剖萍實。分賜羣臣而食之。果然味甜如蜜。昭
王曰。仲尼聖人也。葉音設公薦不差矣。即以安車駟

馬遣宋木復聘孔子宋木訪問往來之人知孔子過
曹邴投曹國而來孔子尚未入城宋木投見將昭王
所聘之書及禮物遞與孔子孔子忻然就聘子貢孔子弟子覆姓端木名賜字子貢進曰夫子捨宋而奔
楚何也孔子曰楚王以禮來聘吾合往答其禮焉于
是反轡過楚畢竟如何批仰視斐雁

陳閔公聞知乃以書約蔡成公曰孔丘聖賢也楚又大國也
大國而用聖賢為政則陳蔡小國必危不知同發甲士困阻孔丘
使其不得入楚蔡侯然之遂發

兵與陳兵期圍孔子孔子行至陳蔡界上忽聞金鼓
震天二國之兵將孔子師生重圍于野子路大怒披
甲挺戈見孔子曰匹夫無故困辱夫子由子路名由
願奮力與之決一勝否孔子忙止曰焉有修仁義能
免世俗之惡乎君子咎已而不咎人安可與之決戰
由速擲戈解甲援琴而歌明樂吾志乎由拋戈釋甲
援琴三歌孔子親為之和然後辭出于是七日陳蔡
之兵不進內無糧餉外絕援兵弟子皆經餒病而不
能起獨有顏回子路子貢數人侍側孔子愈增慷慨
晝夜絃歌不絕子路悻悻然而進曰昔由仲由嘗聞



夫子有言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夫子積德懷義久合于天。又何困窮如此。孔子笑曰。由也。汝以爲善之人不至窮困。則伯夷叔齊不餓于首陽。王子比干不至于剖心。爲善在人生。死係天焉。可因此而疑彼乎。且芝蘭生于幽林。不爲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焉爲困窮。而改節。遇不遇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而不遇時者衆也。豈獨吾孔丘歟。子路聞夫子之言。俛首退立于側。子貢曰。今日困窮。蓋爲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然夫子盍少貶焉。孔子又笑曰。賜也。汝以吾道爲大。少貶以徇天下。何其志不廣而思

不遠也。且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而綱紀之。焉能少貶而求容耶。子貢拱手而退。顏淵進曰。夫子之道至大。當世諸侯俱不能用。然其辱在列國。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忻然歎曰。二三子惟回之言是也。又一日圍兵不退。從者皆飢餓不起。宋木曰。木請歸告楚王以兵來迎夫子。孔子不許。子貢正將私與宋木歸。楚求救。忽然野外。喊聲大振。陳蔡之兵各各棄圍而潰。孔子正欲出詢其故。前有一彪人馬擁一大將來救孔子。孔子與之相見曰。將軍何來而救丘難。其人曰。吾乃

楚之大夫鬬巢也。奉王命來迎夫子。不意陳蔡之徒。久困行軒。此巢有失救護之罪也。孔子遜謝不已。遂與宋木鬬巢同入荊州。昭王聞知。率文武出城遠接。五十里迎入朝廷。以賓師之禮尊孔子。孔子辭不敢當。遂行君臣之禮。昭王曰。楚乃荆蠻之地。辱屈聖駕。孤之罪也。遂命設筵宴。以待孔子弟子相從。俱各間。間侃侃侍于坐側。昭王有問。酌答如流。宴畢。孔子辭出。昭王次日。欲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古者二十五里。里必立社。昭王欲書七百里社中人民。以封孔子。此蓋昭王以重尊封孔子。使任國政。令尹子西諫曰。

臣觀仲尼乃當世有德無位之聖人。况其弟子皆才智之士。昨日侍宴。臣觀顏回則才德兼純。仲由勇力出類。子貢則能辭善辨。冉求則敏達政事。孔子既得七百里之封。又加以群賢輔佐。德位兼全。文武俱備。他日霸權一舉。削我封疆。吾楚安得保却。干乘之國乎。昭王曰。然則孤實聘其入國焉。可委而不用。子西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王不封其地。亦不慢其禮。但使其自知不用。則必飄然而去矣。昭王然之。延數月。孔子見昭王。不以政事相問。知其空有愛賢之心。而不能用已。遂辭昭王而去。楚將復適衛。

潛淵先生有詩一絕以譏子西云。

陳蔡兵迎禮意勤。

欲封書社竟無成。

鄙哉令尹疎庸器。

辜負君王愛道情。

孔子去楚將適于衛時衛靈公已死其子蒯瞶又奔

于外群臣奉蒯瞶之子名輒而嗣是為出公孔子至

衛復住在蘧伯玉之家出公將迎孔子入朝使任國

政孔子惡輒出公不迎父蒯瞶也歸而自立以其有

失君臣父子之義辭而不入子路與子羔子羔孔子

弟子姓高名柴入朝愿仕出公以子羔為士師子路

為大夫謂子路曰孔夫子聖人也先君靈公也不能

任用故國中多亂孤今初立欲得夫子而任國政卿

試為孤先達其意然後自當設禮相迎子路出朝來

見孔子曰衛君虛席以待夫子夫子倘任職得權必

先以何等為治衛之首夫子曰蒯瞶欲殺其母得罪

於君父今輒專位而不迎蒯瞶是又得罪于君父君

臣錯亂父子無倫為名不正為言不順吾焉肯仕于

不義之朝設使吾若仕衛必先正其名分定其父子

方可以行吾道子路次日入朝以夫子正名定位之

言告之出公恐其廢已而迎父遂不迎孔子入朝上

大夫孔圍即孔文子嘗訪孔子談及攻戰之事孔子

對曰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孔圍辭別孔子嘆曰夫鳥能擇木而棲木豈能擇鳥而依乎。喻衛國不可仕也。

遂辭伯玉去衛歸魯魯大夫季康子名肥季桓子

之子聞孔子返國敬告魯哀公曰仲尼魯之聖人也

魯不能用而與過陳越宋遍投列國此見笑于諸侯

今在衛返魯萬乞主公可以安車遠迎授以大政則

魯國安如太山也哀公然之即率文武備安車出郊

遠接孔子孔子辭曰魯為父母之邦况君主在上臣

何敢安車先入城哀公許之遂命鑿駕先行季康子

迎孔子于後入朝行禮已畢哀公勞曰國有賢臣而

不能用孤之罪也今聞夫子遠遊而歸孤欲請教國

家大政不知其道何如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存于簡

冊明公將欲行先王之道舉文武之政而行之有何

不可哀公喜納其說將拜孔子為上卿孔子辭以年

老不能效用時孔子年已六十三歲哀公亦不敢強

之從其告老于家但以冉求為大夫然國有大政事

必先遣使問于孔子而後行畢竟後來何如

批 聖道顯揚于後世

子貢說吳救魯

孔子辭老于家自嘆曰吾之初志將行先王之道于

當時而當時諸侯不能用我今當裁述先王之道傳
法于後世可也於是杜門不仕謝絕塵俗刪古人之
詩述先王之書係周易之辭著春秋之法晝夜不息
一日門人琴牢人名自齊而歸入見孔子孔子聞其
齊之政事何如琴牢曰田常田常田乞之後為齊大
夫欲謀齊國只憚高高倭之後晏平仲之後鮑鮑
牙之後管仲之後四家威權不敢動手故奏齊侯
起兵伐魯以徼邊功今兵已屯于汶水之上汶水名
在齊魯界上。不日將至魯矣孔子大驚曰魯乃父母
之邦不可不救乃召集諸徒議曰諸侯攻戰丘實耻

之今魯為父母之邦齊師壓境勢如累卵二二三子誰
敢出使以止田常之兵也顯孫師弟子姓名即子張
越席愿往孔子不許端木賜即子貢愿往孔子許之
子貢即日辭出投齊來見田常田常聞子貢至謂左
右曰端木賜乃孔門之高弟子其來必欲以口舌救
魯爾等布列鎗刀待其說及吾眾聽吾號令欲斬即
斬毋得故違諸將唯唯列戈戟于兩行田常出迎子
貢子貢見帳下列兩行校刀手默知田常嚇已乃端
莊容貌徐徐而入至中軍各叙賓主而坐田常曰先
生辱臨敝邑有何指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

神論

弱。憂在內者攻其強。將軍徒憂在內而又發兵伐魯。切爲將軍憂之。田常曰：先生爲常何憂？愿聞其詳。子貢曰：賜欲來陳利害而將軍盛布戈矛于帳下。意者將軍疑賜爲魯遊說。此賜所以不敢盡告也。田常忙令徹去劍戟。延子貢于上坐。請問其伐魯利害。子貢曰：當今諸侯強者如莫吳弱者莫如魯。將軍欲屈四氏之雄。必須伐吳。吳敗而將軍著大功于齊。四氏雖雄焉。敢抗拒將軍之勢乎？田常曰：吳有長江爲險。帶甲百萬。又兼以伍員伯嚭行兵。常若驅東齊弱卒而攻強吳。何啻以毛投火哉？子貢曰：吳國雖有長江兵甲而

夫差不能據爲雄險。此變難爲易之時。不可失也。田常曰：何謂也？賜曰：夫差自伐越以來。崇臺好色。與西施耽遊。八景不理國政。子胥并出。百姓怨苦。將軍乘此荒亂。移兵東向。則吳望風而潰。田常曰：先生高見。固是。爭奈吾兵已屯于汶之上。子貢曰：兵隨將轉。將奉令行。將軍一麾。則大兵東渡。何憂之有？田常大悅。取酒款待子貢。卽日移兵伐吳。宴罷。子貢辭去。竟投東吳。來見吳王。吳王曰：先生遠辱敝國。有何教益？子貢曰：齊兵伐魯。與吳爭霸。恐大王救魯。故先移兵伐吳。大王誠能救魯。誅齊。使魯受盟于吳。其利大矣。吳

扶弱
自強
正是

王曰先生之言固當奈我與越王有仇勾踐苦心養士常有伐吳之意我若出兵救魯伐齊越必乘虛來攻我國不如先伐越而後誅齊子貢曰不可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大王若置齊而伐越則魯必受盟于齊矣方今大王以扶顛濟弱為名欲圖中原盟主若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困阨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大王出兵救魯威加齊國則天下諸侯必相率而朝于吳吳之成霸在此舉也大王必若疑越有伐吳之心賜親東往見越令其出兵以助吳國有何不可吳王大悅曰先生

鋒鏑
不露

如肯令越助吳孤何不救弱魯而誅強齊乎子貢辭出投越越王聞子貢至親率文武出郊迎入朝曰蠻夷之國何幸得先生至此子貢曰吳王將起兵救魯伐齊而懼大王復仇不知大王誠有復仇之舉否耶越王曰孤昔敗于夫椒棲于會稽妻子甘為吳役耻辱百端憂苦萬狀三年而後得歸孤每卧薪嘗膽焉能無復仇之舉爭奈百姓未安軍馬未足但所鬱鬱於懷也子貢曰大王差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投人之意而使人知之事未發而先聞必主危殆今吳王荒淫百姓怨苦委棄子胥而任子餘子

心机
了貢
心原

餘伯詔之字。此正越復吳仇之日。王可惡圖而不可
緩舉也。越王曰。先生之言。有如金石。然寡人踈昧無
謀。愿聞指教。子貢曰。吳王矜傲。伯詔恣貪。大王若能
以甲兵金帛。糧餉器械。降辭遣使。以助吳王伐齊。吳
王必以大王為怯。不致防越。悉兵與齊爭鋒。吳敗則
大王乘虛東伐。一驅而夫差可虜矣。越王大喜。厚待
子貢。子貢辭去。復至東。吳見吳王曰。賜見勾踐。說以
利害之故。勾踐恐懼。即備兵甲。將遣使入吳矣。吳王
猶豫未信。忽報越使賫器物至。吳王召使者入朝。使
者曰。寡君聞大王有征齊之舉。他無所助。聊備甲兵。

勤破
越肝
膽

一萬糧餉千斛。公卿將士各奉金帛。以表行征之餞。
乞惟寬宥。以納吳王。覽其貢表。不勝喜悅。令有司款
宴。越使遣歸。又送子貢出朝。約其起。魯兵相會。次日
聚集群臣。謀議發兵伐齊。伍子胥諫曰。越為吳國心
腹之疾。齊與吳國姻婭之親。今王不先伐越。而伐齊。
臣不知其計。將安出。吳王曰。勾踐自歸國以來。歲歲
入貢。服德稱臣。今聞我兵伐齊。又賫兵甲糧器。舉朝
將佐。皆有金帛。懼威如此。却又伐之。何其不仁之甚
也。伍員曰。臣聞勾踐。一自東歸。卧薪嘗膽。志在復仇。
今乃歲納貢稅。而稱臣者。是以柔服我也。若夫助兵。

平列國志傳 卷之九

甲器械及舉朝士夫皆有金帛者是以秦秦養也如人以畜養牲畜待其長大將以殺之吳也今王不察
反以越為服德稱臣于吳臣切以越為香餌設鈞于
吳也夫攻疾必去其源刻草必盡其根王今有大怨
在越棄而不伐他日勾踐養兵一振蟻舟東渡譬猶
草根再生病源復作雖欲除之不可得也吳王不聽
子胥歸召其子伍封伍封在吳所生之子名封曰吳
王不納我諫國必至亡國亡伍氏為吳大臣諫不能
保家屬伍封曰然則若何貞曰齊國大夫鮑惟明者
與吾有生死之交鮑惟明鮑叔牙之後與子胥交契

世誦
有伍
管後
有伍

極深我即修書令家人將爾託寄于鮑氏之家倘吳
亡我死汝即改姓王孫氏使主祭祀亦伍氏先靈之
幸也星夜修書一封即令家人密送伍封往齊臨別
父子相向而泣不忍分離早有伯嚭之家人聞知此
事即告與嚭知當時嚭得吳王寵嬖子胥每惡其讒
佞二人遂成仇隙及聞子胥寄托家屬便有傾陷之
心但不知後來如何

批 反覆舌辯只是護持父母之邦
伍子胥抉目待吳

却說吳王宴群臣于姑蘇臺文武皆在獨子胥稱疾

得國者歸也

不至。王曰：孤欲發兵伐齊，而伍員務請伐越，卿等以爲何如？舉朝百官皆受越賄賂，而伯嚭獨得寶物最多也。及吳王問伐齊之事，伯嚭曰：勾踐久事于吳，非有叛意。一聞我兵東出，即助甲兵一萬，披堅執銳，爲我親冒矢石，焉可背人之德而伐其國乎？群臣皆曰：太宰之言，伯嚭官爲太宰，是也。請王伐齊赦越。吳王曰：卿等之見，雖稱寡人之謀，然寡人昨夜一夢不祥，實有不欲伐齊之意。伯嚭曰：大王所夢者，維何？愿聞其詳。臣等請占吉凶。王曰：昨夜夢身出章明宮，水入姑蘇臺，後宮鍾鼓震，祖廟草木青。伯嚭頓首賀曰：此

大王克齊成霸之吉兆也。王曰：何以知之？嚭曰：身出章明宮，乃王駕出吳城也。水入姑蘇臺，乃齊服而來降也。後宮鍾鼓震，吳國威風著。祖廟草木青，吳新霸業成。以此占之，是知爲王之吉兆也。吳王笑曰：誠如子餘之言，寡人何慮？遂決。次日伐齊，忽然臺下一人大聲曰：伯嚭貴爲太宰，位在百寮之上，而進諂諛之言，王如何不察社稷將危矣？衆視之，乃左大夫展如也。吳王問其故，展如曰：王之所夢，皆是不祥之兆也。而伯嚭妄獻諂言，及凶爲吉，王如不信，臣聞城東有一術士，名公孫聖者，善測陰陽，能占夢寐。大王必請

此。人。古。之。方。可。斷。其。凶。吉。吳。王。納。之。令。王。孫。雄。出。召。公。孫。聖。雄。承。旨。直。投。聖。宅。而。進。聖。迎。入。相。見。曰。大。夫。何。爲。而。至。雄。口。主。上。昨。夜。得。夢。滿。朝。文。武。皆。不。決。故。令。雄。來。請。先。生。占。斷。吉。凶。如。何。公。孫。問。所。夢。何。事。孫。雄。告。悉。其。事。孫。聖。忙。拋。入。後。堂。大。哭。而。見。其。妻。曰。我。命。當。盡。矣。其。妻。曰。吳。王。有。詔。來。召。夫。君。此。正。利。見。大。人。之。時。富。貴。由。此。而。得。夫。君。何。爲。又。出。此。言。聖。曰。吾。平。生。好。直。今。吳。王。所。夢。皆。亡。國。破。家。之。兆。我。若。循。直。而。言。必。然。見。戮。其。妻。曰。妾。聞。人。君。好。直。則。舉。朝。讜。言。之。士。人。君。好。讒。則。舉。國。諛。諛。之。人。今。聞。太。宰。伯。嚭。讒。

諛。貪。位。子。何。不。反。凶。爲。吉。以。邀。富。貴。乎。公。孫。聖。怒。視。其。妻。曰。是。何。言。也。性。好。忠。直。而。令。作。讒。諛。之。士。吾。寧。就。死。豈。肯。瞞。心。而。作。此。徒。况。吾。頗。讀。聖。賢。之。書。畧。知。君。臣。禮。義。雖。使。蹈。湯。赴。火。亦。不。敢。辭。况。肯。背。道。而。陷。君。父。乎。遂。拂。袖。而。出。與。孫。雄。同。入。朝。來。見。吳。王。吳。王。舉。前。所。夢。令。聖。占。之。聖。頓。首。曰。臣。當。萬。死。大。王。容。臣。所。占。曰。章。明。宮。乃。大。王。聽。治。之。所。而。夢。身。出。此。宮。是。身。降。而。位。虛。也。姑。蘇。臺。乃。大。王。遊。玩。之。所。而。夢。水。入。此。臺。乃。樂。極。悲。生。也。後。宮。鐘。鼓。震。必。主。社。稷。崩。頽。祖。廟。草。木。青。必。主。宗。廟。蕪。四。者。皆。覆。宗。絕。嗣。大。不。祥。

之兆願乞大王罷伐齊之兵振紀綱之治則社稷生
民幸甚吳王俛思不對伯詔從傍出曰公孫聖以妖
巫之術妄誹聖夢理合處斬示眾聖即叱詔曰太宰
食重祿居首貴不思盡忠報主惟思蠹國害民他日
吳國滅亡太宰能保獨無禍乎吳王大怒曰匹夫廷
辱大臣有司押出梟之武士即將公孫聖推出朝門
聖仰天嘆曰吳王偏暗聽信讒臣社稷不出三年矣
時子胥見伯詔弄權推疾不出及街市鬧炒言斬公
孫聖止住武士荒忙入朝而諫吳王曰臣聞法者明
善駁頑之器不可偏搖刑法一搖則民無所措手足

不祥 果

今公孫聖無辜細民大王必欲誅之臣不知坐何罪
獄吳王以其妄誹聖夢廷辱大臣之事告之子胥曰
伯詔曾受勾踐之賂盡力保其歸國今又納其寶物
故惑大王伐齊賣國肥家貪祿固寵王何不察反聽
其言以斬小民伯詔即奏曰伍員怨罔朝廷欲與齊
國相通作亂故阻大王不可伐齊王如不信伍員近
日曾寄子于齊大夫鮑惟明之家此固謀反之明驗
臣焉敢賣國肥家乎吳王大怒曰伍員屢屢上表諫
勿伐齊由其意將謀反故也遂令武士押出與公孫
聖並斬回報群臣各諫曰伍員雖然與齊謀反其迹

可惜
就斬

未彰且為先朝老臣功績最大不可加誅吳王默然
半响令止勿斬子胥但廢官職子胥入謝解還衣冠
即日歸家不出群臣出朝伯嚭私謂吳王曰伍員久
結于齊今王若不速斬及齊兵一至國中先亂社稷
難保吳王曰群臣皆諫為先朝老臣不可加誅此事
奈何嚭曰王如不忍以刑殺員則當賜劍使其自盡
以絕後患不然更緩數日員奔人齊則齊難敵吳王
然之即取屬縷之劍屬縷劍名令使臣賫送與子胥
使者至伍氏之宅以劍付與子胥曰吳王令賜相國
屬縷一口他無所賜子胥接劍嘆曰吾知之矣吳王

忠佞
不同

鴟夷
累尸
寃哉
寃哉

信奸佞而斬忠臣吾非敢辭但恨吾死之後吳國其
亡乎謂家人曰吾死汝可抉吾之目懸于東門以觀
越兵滅吳也又曰吾死後汝可種檟樹在吾墓上檟
樹可以成材言可為棟柱之類**越**兵必至矣言罷自
刎而死家人悲啼不勝亦自傷死使者取員之首級
哭報吳王問使者曰伍員臨死曾怨寡人乎使者曰
否但令家人抉其目懸于東門以觀**越**兵滅吳吳王
大怒令取鴟夷皮馬皮作成一囊貯伍員首級投于
江中國人哀其忠直被誅收其屍葬于胥山山在杭
州又有吳山為之立廟春秋設祭祀胡曾先生詩云

子胥今日委東流 吳國明朝亦古丘

更無人解守蘇州

東屏先生詠史詩云

越人謀我事堪憂

慎冒何人死抱羞

宋乖崖張詠先生題廟詩云

直氣海濤在

死可報吳恩

隋王通先生大江東 詞云

身死心不

吳山萬疊望錢塘注日寒波清徹追想當初傾猛

楚此地曾施英烈破楚奇才興吳妙筭分鄭重圖

越誰知吳王偏暗難顯豪傑○愚迷誰比浮槎蠢

濁怪迹滯志同辛蹶顧把賢沉綠波賸肉盡遭魚

鱉負錐言終朝暮視使盡英明烈空流痛淚淚珠

彈盡清血

本朝玉山吳學先生有錢塘潮詞云

錢塘發洩不平氣萬雷怒奔聲動地雪山白日依

依雨亂洒千秋子胥淚江花自開落江月閒升墜

悠悠千古恨天終恨未消

潛淵讀史至此有古風一篇云

排小 倒海 不盡 淚痕 血

思魂
一去
無情
息

將軍本是衣冠族
寶劍橫揮敵萬人
一旦平王殺父兄
荆楚孤窮出奔時
越陳適宋羈縻晉
征袍夜染泥途水
輕舟疋馬從東渡
嘉謨妙筭為吳壽
一朝飲馬襄江水
旌麾掃盡江南霧

聲名自幼馳英武
雄才磊落超千古
襄流誓濟吞荆楚
茫茫四海欲何之
千里神駒困捷蹄
震耳晨驚戰馬嘶
吳漸高兮楚漸低
苦志勞心為復仇
楚國君臣俱失謀
五戰長軀拔郢都

鞭屍扶破平王目
英雄再舉匡吳策
霸業未成西子至
忠臣忍見色傾城
讒諂未除國未安
君不見 胥山月
溶溶深夜滿吳江
又不見 吳江潮
波濤怒激如山大

席捲冤仇復轉吳
非伐強齊東伐越
姑蘇臺下生民血
讜言剴切披肝膈
身軀先累鳴夷革
東方井出西山沒
照見忠臣寒骨白
朝朝洶湧激波濤
猶似忠臣恨未消

潛淵居士先生有胥山銘云
武王伐紂

北平州志卷之九

子胥鞭平	為人為父	十死一生	矯矯伍負
執弓挾矢	仗其實劔	以謁吳子	稽首楚罪
皆中紂理	蒸服子妻	殲鉏直士	赫赫王閭
實聽奇謨	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舉
右廣皆誅	戮墓非楮	瞻昭乃鳥	后王嗣立
執書不泣	顛越言潤	宰豁詭輯	步步踪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扶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統波濤	晝夜雨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北
歟蕩東西	夷蠻卉服	罔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讓賣 <small>齊</small>	帝帝王王	代代明明	表我忠哉

吳王既殺伍負遂以胥門巢為元帥胥門巢人名姑

蘇王孫維為左右翼以縛毅為先鋒又遣王孫駱會

魯兵共伐齊國大兵至艾陵下寨艾陵齊地名次日

魯大夫仲孫何忌即孟懿子季孫肥即季康子帥師

來會吳王吳王召入中軍相見禮畢忽有哨馬馳入

帳中不知所報何事艾陵之敗勢不可兩立

齊兵艾陵大戰

吳王與季康子正議事間忽有哨馬來報齊將田常

引大兵十五萬殺至吳王謂季康子曰今吳伐齊因

為救魯而來次日大夫可引兵先敵一陣以觀齊兵

強弱然後我兵方可接應康子領命而出次日即調
先鋒顏羽引兵出戰顏羽出陣齊將國書曰魯與齊
乃山東表裏今不相和反降吳而伐齊顏羽答曰汝
齊侵凌魯國故我投吳今舉二國大兵至汝不下馬
就戮尚復多言國書拍馬立取顏羽顏羽輪刀便敵
國書搶入懷心斬却顏羽冉求樊遲
子仕魯爲大夫雙馬殺出國書前遮後架鬪至二十
餘合齊將閭丘明殺出相救四馬交戰冉求力不能
支望本陣逃回樊遲獨困一陣左股被傷一箭翻于
馬下孟之反挺槍殺入重圍救出樊遲齊兵一時追

至冉求抽馬殺回欲迎齊兵孟之反曰齊兵甚銳子
不能敵汝可保出樊遲我自儻住一陣冉求力保樊
遲歸寨孟之反勒轉馬頭架起弓弦望閭丘明左目
射中一箭丘明落馬孟之反挺鎗刺死丘明殺入齊
陣縱橫衝突如入無人之境齊兵披靡大敗收兵堅
閉不出孟之反奪其器械緩緩而歸魯兵踴躍喝采
曰好個將軍孟之反也孟之反聞衆軍聲揚已勇故
掩功績乃抽矢以鞭其馬曰非吾之勇敢在戰後乃
馬不進也。后人有詩云

堪羨孟之反 英雄不伐功 戰敗能爲敗

奔而
鼓

猶謙馬緩踪

魯兵初敗季康子入見吳王曰齊兵甚銳不能對敵
昨日一敵若非孟之反魯兵幾無片甲吳王問計于
群臣伯嚭曰臣聞田常部下只有國書驍勇可將吳
魯之兵屯于艾陵左右以犄角之勢大王親自出馬
國書若見必然殺至大王誘入寨前使兩寨將士夾
攻國書必然被擒國書一擒田常不足破矣吳王然
之遂令二國之兵屯于艾陵左右次日親自披掛出
馬大叫曰吳兵救魯田常何不出寨納降國書視之
謂諸將曰此夫差也更不生擒尙待何日橫刀望吳

之六

王便刺吳王望本寨逃走國書追之將近吳營突出
鱗毅魯營突出孟之反將國書夾攻三十餘合國書
不能遮架被孟之反打落矛戈鱗毅搶入懷中活捉
而歸田常急令諸將來救吳魯大兵皆出斬齊兵如
刈草芥奪旗似掃塵砂砂屍橫塞道血染郊原田常
十五萬兵喪于艾陵引數千殘卒歸寨收拾班師吳
王令諸將追之伯嚭引胥門巢追及田常下馬拜于
道傍乞命伯嚭曰汝立貢賦文字我奏吳王赦爾草
命田常曰貢賦之議在齊侯常焉敢專立乞饒歸國
奏齊侯奉貢稅之表入謝伯嚭大怒令胥門巢囚田

且有
遂鋒

既敗
者又
敗晉

常歸見吳王吳王喝令斬首然後鼓兵入齊田常頓首乞命愿立納降文字將本寨軍糧器械盡獻于吳王吳王受之放田常即令班師伯嚭曰吳之興霸在此舉也王何班師王曰何謂也嚭曰中國盟主惟在晉楚今楚已服晉國君臣亦自作亂王若乘此得勝之兵屯于中國界上傳檄以會諸侯晉侯若至請斬國書齊將之首號令別國倘晉不肯受盟則鼓兵殺入絳州擄其君臣則天下誰敢不從王曰太宰之言固是然此兵合札屯于何處嚭曰臣觀黃池地名在河南封丘縣之地東連鄭衛西接晉陳乃列國地界

衛有
內亂

王可移兵屯于此處傳檄以會諸侯吳王即令斬却國書相共魯兵進屯于黃池遣使遍告列國約期赴會却說使者來至晉國當時晉侯奄弱趙鞅即簡子註見前獨專國政衛公子蒯聩被逐在外欲殺其母南子灵公欲殺之蒯聩出奔投于趙鞅府中及聞靈公已死國人立輒蒯聩之子蒯聩告趙鞅曰聩雖得罪于君父而衛之大位當傳于聩今父死國人立輒而輒專位又不迎聩而使聩受天下談笑此事奈何趙鞅曰公子不必憂疑此位吾當發兵以送公子返國聩頓首謝曰大夫誠能送聩返國以正父子大位

七平川國志卷之九

十九

則公名震于天下而曠亦不敢少置也次日趙鞅親率壯兵五千甲士八百送蒯曠歸衛不知後事如何

批 迎父歸國禮之當也

孔子獲麟作春秋

晉兵送蒯曠至城下衛公出公乃蒯曠之子即輒也

大驚謂群臣曰晉兵送吾父返國吾必遜而出迎乎

抑亦拒而不納乎大夫高柴孔子弟子曰父子之道

人倫為重明公必須出城遠接奉位尊父是也焉可

拒而不納出公日子羔之言是也子羔高柴之字令

整駕出接忽堦下一人諫曰不可眾視之乃大夫孔

一點良心

圍之子孔惺出公問曰孔惺之見何為不可惺曰蒯

曠得罪于君父故先君棄此大位不傳與子而

傳與孫今明公若以大位迎曠是廢先君之命而得

罪於社稷也且晉人機變貪暴若引趙鞅入國必然

社稷傾危出公曰卿言雖亦近理然吾父已在城下

矣惺曰但令四門堅閉日久彼必自退出公曰爭奈

國人笑孤不孝何惺曰但稱先君之命焉為不孝出

公遂依惺奏令四門堅守不許輕放晉兵孔惺之母

蒯曠之姑也靈公之女嫁與孔文子生孔惺聞孔惺

諫出公勿納其父乃責惺曰蒯曠父也輒子也汝為

人臣合正大倫焉可教人而拒父悝曰吾食主上出
 公也之祿但知為國而已焉知其他孔姬孔悝之母
 令僕人憚良夫從城隙空也私出迎蒯瞶入城以爭
 大位憚良夫既出見蒯瞶曰衛國之政皆是孔悝專
 握夫人甚憫公子失位故使良夫前召公子入城商
 議蒯瞶曰承吾姊為謀無德可報但四門不通焉能
 入城良夫曰公子倘得歸國能賜良夫數鐘之祿則
 有一計可入瞶曰子能謀我入城得位即賜爾服冕
 乘軒之職大夫之職又賜三道免死鉄券券文約也
 令爾子孫世享富貴良夫大悅即獻計曰目今孔悝

守拒甚堅但可密圖不可揚入公子可蒙衣而匿于
 車中選晉之壯士二人扮為引車之僕我向前入城
 倘守城者問但詐稱外迎親姻而入如此則機不洩
 而事可圖蒯瞶大喜即見趙鞅告其入城之事趙鞅
 亦曰可遂選壯士石乞孟壓二壯士名二人從之瞶
 與二壯士裝扮上車趙鞅囑曰甚宜珍重勿露根芽
 公子入城之後即便開城與鞅接應事無不克蒯瞶
 受命與良夫入城西門守吏羅御拒之良夫曰汝不
 識吾孔大夫之家人耶御曰後車誰人耶良夫曰大
 夫之親姻也御曰主上防寇甚嚴必須驗之方可入

城。良夫叱曰。守城防寇。乃吾大夫奏準之事。豈有自謀而自陷耶。羅御笑曰。子言是也。遂開城放車而入。良夫恐孔悝聽知。至黃昏與贖密入見孔姬。二人吞聲而泣。各序往情。贖曰。承姊所謀。必須代成大事。不敢負德。孔姬曰。朝廷大政。皆在吾兒孔悝之手。汝且藏於吾室。待其退朝而歸。汝必以威挾之。方能成其大事。贖然其說。令壯士石乞孟厲各執利器伏於座後。以待行移。少頃孔悝朝歸。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旣識舅爲母之至親。何故不納蒯贖。孔悝復辭前日之事。孔姬曰。今日不容

百家謝之。而送歸。卽令醢子路之肉。曰。吾聞孔丘聖人也。試遣使賚子路之醢。饋與孔丘。觀其知否。使者奉醢而行。却說高柴逃難出城東門。守卒拒之。不肯放城門。高柴堅意欲出。守卒曰。大夫必欲悉出。此有一條徑辟之路。可通城外。汝從此而出。高柴辭曰。吾聞君子行不由徑。吾必不往。守卒曰。大夫旣不從徑道而出。此有空竇隙之穴。暫且容身。高柴又辭曰。吾聞君子正而不竇。吾必不隱。正躊躇間。衛之出使者至。守卒開門。高柴從而出城。守卒曰。大夫認得吾否。吾乃昔日犯罪之徒。告理於大夫座下。大夫會則吾左足之人也。高柴慘然

批註列國志傳 卷之九

曰吾既則爾足今日正是報仇之處何為又教我從徑而走從竇而隱守卒曰大夫刑吾之足者執公法也焉敢懷咎而報怨乎大夫速行矣高柴嗟嘆直奔東魯來見孔子當時孔子告老不仕著述于家時有叔孫氏之僕名商鍾者採樵于城西見一大獸身似麕音困獸名尾似牛商鍾以為怪物傷折其足棄于西郊百姓觀者如市皆不識名孔子聞之與二三弟子亦往觀之既見曰此麟也胡為乎來哉悲泣不勝反巾拭面子貢從傍請曰夫子何傷麟也孔子曰麒麟王者之瑞獸也必須明王在位教化風行

也昭七

蟠臺 孔氏 府中 之臺 名

子路 登九 氏之 祿

不為舅氏也。即令贖出。孔悝一見荒忙便拜。石乞孟釐伏劍立於左右。贖曰。孔悝今日尚執迷乎。悝曰。愿從舅氏之命。舅氏疑悝。請定盟誓。孔姬曰。孔悝盡心為輒。不可與盟。但囚於蟠臺。待事已定。然後釋之。贖即拘囚孔悝於蟠臺。即令石乞孟釐。率本府甲士。次早鼓譟揚聲。蒯瞶入朝。滿朝文武無措。急召孔悝。近臣報曰。正是孔悝作亂。出公慌忙。從城東而走。群臣自相奔散。子路時為孔悝之家臣。聞蒯瞶兵變。孔悝被囚。即操戈殺入。高柴走出。遇子路曰。門已閉矣。爾尚何往。子路曰。食其祿而避其患。非仲由之所為。遂殺奔蒯瞶之後。曰

汝囚孔悝。安能得位。石乞孟魘。雙馬來敵子路。子路奮力以戰。二將石乞力乏敗走。子路追之。石乞躲過。挺鎗一刺。打斷子路之纓。孟魘又刺一鎗。子路將死。曰。君子死不免衣冠。乃擲戈於地。結纓而死。史臣有詩云。

孝行著聞出孔庭

涵濡洙泗聖恩深

休誇食祿無忘難

至死儒冠不絕纓

石乞斬却子路之首。懸于朝外。令羣臣有不從走。依令治罪。羣臣即奉蒯瞶。即位是為莊公。當時南子已死。出公外奔。瞶亦不究前故。但令放孔悝。復取封渾良夫。為下大夫。賜以鐵券三道。厚謝孔姬。重待趙鞅。以良民五

然後麒麟始出。今值周室既衰。明王不作。天下諸侯篡弑暴亂。而麟反出。為人折足傷身。何其出不逢時。而致自斃。此吾所以泣之也。遂令弟子掩而埋之。引轡歸家。後史臣有詩云。

唐虞世遠鳳麟踈

何事行行又出都

總是春秋褒貶筆

特因拭面泣麟扶

麒麟麇身牛尾。其角有肉。其蹄不踐。生物有仁者之意。故又號為仁獸。明王在位。麒麟方出。以昭仁政之祥瑞。

孔子既歸家。感獲麟之事。嘆當時君臣之亂。遂取魯

國史記自隱公即位而始作春秋一卷定立褒貶以戒後世臣子忽一日有人自衛而歸者報衛蒯瞶之亂孔子謂衆弟子曰衛國有亂柴也必逃而歸但由也可傷死矣弟子問其何故孔子曰高柴知義必然不死非難仲由昧義必為孔悝而死也道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入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命小使奉獻奇味夫子請笑留之夫子再拜而受則是肉醢也遂令覆之慟哭入於中庭弟子咸問何故孔子曰此仲由之肉也何忍不哭使至歸衛孔子一日曳杖遊于門外因感慨

絕筆

而歌曰太山其頽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歌罷趨入中庭正席危坐子貢曰太山其頽吾將安仰哲人萎良木壞則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歟孔子曰賜也明王不作孰能宗予予殆將死遂病七日而卒時年七十有三歲周景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巳丑也宋高宗御製贊

贊

大哉宣聖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于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戰此武功 蕭昭盛儀 海宇聿崇
弟子散在列國者咸哭而奔喪葬于魯城非泗上諸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九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獨子貢廬於墓側又守三年而去 批 預知休咎險者必矣

晉三卿攻亂同列

却說趙鞅得(衛)五百戶之良民不奉(晉)室自將此民充人(晉)陽晉陽山西太原府趙氏所封之邑使尹

鐸為晉陽大夫以主其民尹鐸臨行之際辭鞅曰主公以鐸守晉陽不知主公意欲保障乎抑亦繭絲乎鞅曰二者之意何如鐸曰保障者則輕刑減稅使百姓家給人足設使國有急難則民知戰守以為我之保障也所謂繭絲者則繁刑重斂殘苦百姓國有大

分晉

乾綱解紐

能事

難則民亡財竭晉陽空知抽絲之繭也趙鞅大笑曰吾欲保障子必為我親愛百姓堅固城池他日吾當以晉陽為趙氏基本也尹鐸再拜赴任荀寅謂范吉射曰二子皆晉卿我等皆為(晉)之大臣而趙鞅得(衛)民戶獨將充入晉陽此必有吞同列之意若不早圖他日牙爪已成難為制奪吉射然其說謀議次日設宴請鞅埋伏甲士而殺之范吉射之族弟皋夷者素與吉射不睦是日聞知此密報趙鞅趙鞅大驚曰然則若何皋夷曰先發者制人後舉者為人所制明公豈不達此趙鞅即命長子伯魯次子無恤各引精兵

廿四

尋夜先攻荀范二家自率大兵繼後當時荀寅范吉射在軍中同榻共卧而謀行兵之事及夜半二人昏聩正濃家人急報趙氏兵至寅與吉射慌忙驚起伯魯之兵喊聲大至殺入中軍寅與吉射從後營奔奔無恤從後寨截住去路大喊一聲斬荀寅于地下范吉射拍馬欲走伯魯一劍斬為兩段吉射之部將豫讓投降於荀瑶趙鞅即滅荀寅吉射家口入見晉出公出公曰范氏荀氏皆先朝功臣雖有罪惡不可滅其家口趙鞅作色曰荀范二氏欺凌公室殘虐生民滅族尚且難保後患何況滅其家口乎遂不拜而出

晉

晉出公謂群下曰趙鞅傲慢如此他日寧無吞滅晉室之患乎右軍都護趙稷右司馬涉濱隨出公退朝泣而告曰明公謂趙鞅有意吞滅晉室以臣等觀之韓虎魏駒荀瑶皆有併吞之意出公曰四卿崛強如此晉國山河無計可保趙稷曰四卿虎霸晉國地土人民已有大半主公欲除之必須密約齊鄭之兵打入絳州四家可擄若以城中兵甲攻之力不能支反成招禍公曰四卿知吾召齊鄭之兵必然先起作亂如何處之趙稷曰明公密寫借兵之書臣與涉濱各帶一札密投一國以借討亂之兵則四家之暴禍可

晉稱

盡掃矣。出公大悅。尋夜密修簡札。次日令趙稷涉濱各帶一札。詐稱出使。涉濱行至監臺。晉地名趙鞅與韓虎魏駒會宴而歸。途遇涉濱。鞅問曰：大夫何往？濱曰：奉晉侯之命出使。鞅曰：鄭國未有吊賀，今往其國，何干涉？濱顏色驚懼，語話壅塞。趙鞅叱曰：大夫此行必有外通之意。令左右搜之。涉濱強項不肯與其搜檢。忽然荀瑶荀寅之族，亦晉室之卿，一名智伯與一簇軍吏，捺住趙稷，前來趙鞅下馬，問其因由。瑶曰：此匹夫與晉侯密召齊兵以攻我等，被吾搜出。送與公等同議此事。趙鞅大怒，親搜涉濱，亦得召鄭之

晏倫 大交

書。即令囚却趙稷。涉濱率四家甲士，鼓譟殺入皇城。出公聞知事發，仰天嘆曰：此天覆晉室也。遂單騎出奔。遇荀瑶于城下，荀瑶大罵昏君。我等有大功于晉，室爾反召兵攻我，揮劍斬出公于馬下。打入宮殿，滿朝文武各相逃命。衆卿遂有滅晉之議。趙鞅曰：不可宜立新君。我等復守臣職，方免鄰國刀兵。衆卿然之。遂立昭公之孫。名驕即位。是為哀公。哀公見四卿強暴，戰慄不敢登位。趙鞅奏曰：先侯出公無道，無故召隣國之兵以攻臣等。故臣等欲誅同謀之臣。先侯自知失道，故殞其身。非臣等敢行弑殺。今者內亂既清。

王公宜嗣大位何必推延哀公方升寶座趙鞅與荀
瑤率文武朝賀群臣或有不肯入朝之者瑤謂鞅曰
群臣有不朝者必然謀陷我等宜斬趙稷涉濱號令
朝門外言群臣不朝新君者必與趙稷同謀我必誅
之趙鞅然其說遂斬趙涉二人之首懸於朝門外號
令群臣群臣恐懼悉皆入朝哀公卽以荀寅范吉射
之封邑分賞四卿大安群臣忽報吳王遣使至言請
會盟於黃池哀公辭不赴會鞅曰吳方伐齊破越將
與中國爭霸晉為列國盟主若不赴會必然失霸臣
等願保主公赴會萬無一失哀公方備車駕同數文

臣不

武直赴黃池之會時諸侯皆至吳王有矜傲之意趙
鞅密告哀公曰吳王矜伐齊之威頗有爭霸之意大
王請先定盟不可與其奪我中國之拒哀公曰然諸
侯既登盟壇叙爵而坐吳王謂眾諸侯曰寡人先祖
乃周室之長吳之祖太伯太王長子周之祖文王王

爭執
牛耳

季長子公等皆周室諸侯今日中國盟主固當寡人
主之趙鞅歷階而上對曰吳固周室之長晉為諸侯
之霸今日主盟還是寡君為之吳王不從晉哀公必
欲主盟一國君臣爭至日斜不決忽吳有哨馬報曰
越勾踐見王久出于外乘虛殺入我國彌庸引兵拒

敵已被生擒。今群臣堅拒於笠澤。乞望大王速抽精
兵歸保東吳。吳王聞知。心下大驚。又恐諸侯乘此背
叛。乃詐聲大罵曰。勾踐歲奉貢稅。助兵伐齊。焉有此
事。匹夫虛報邊情。罪合當誅。左右何不梟之。胥門巢
仗劍殺却。七箇哨馬小軍。晉之君臣曰。吳王神采俱
失。必有亡國之兆。與爭何益。乃讓吳為盟主。獻酎已
罷。諸侯各辭而歸。本寨是夜吳之告急。文書連次不
絕。吳王召伯嚭議之。嚭曰。星夜班師保國。吳王曰。倘
諸侯乘亂追擊。則我內外受敗。豈不危哉。嚭曰。臣有
一計。可保萬全。但不知勝負如何。

批 黑夜班師計窮

勾踐三戰滅東吳

嚭曰。今夜令各寨虛張火炬。詐鳴金鼓。以疑諸侯。我
兵尋夜班師。方免追擊之患。吳王然之。依計號令。星
夜拔寨東歸。及天明。諸侯請吳王辭別。則空寨而已。
諸侯皆曰。吳王矜傲太甚。可乘此亂。以追擊。晉上卿
趙鞅曰。諸侯會會不可背盟。乘亂吳王驕傲。彼自喪
國。何必我等追之。於是諸侯相別各歸本國。獨陳閔
公懼吳之威。乃領本國之兵。隨後救吳。却說吳王歸
至蘇州。文武出郊迎接。入城朝賀已畢。群臣俱言。越

兵勢勇速宜謀議戰守之策。吳王問誰人屯兵拒越。群臣曰：王孫駱與彌庸出守，彌庸被擄，王孫駱一技兵在伯嚭。急奏曰：大駕親出，方可退越。吳王然之。復令胥門巢為先鋒，展如鱗毅為保駕，大發水軍二十萬，殺奔吳江下寨。時越王志存雪耻，與范蠡文種協心治政，養兵練將，優恤下民，十數餘年。至是方率國內得兵十萬，百姓愿從出征者二萬餘人。合兵止有十二萬，然皆為國報仇，各願爭先。所以一戰便擒彌庸，屯于笠澤之南。笠澤地名在吳江中詐稱雄兵二十萬，戰船八千艘。及聞吳王抽兵出敵，范蠡獻一計

合戰 松陵

曰：吳兵伐齊，遠歸疲弊勞苦，必須速戰一陣，可入東吳。勾踐大喜，令蠡調兵，范蠡傳令后庸，舉如各領水軍二萬，銜枚夜渡于吳江左右。又令若成引馬軍五千屯于沒。地名以截吳兵歸路。又令大將諸稽郢、疇無餘各率蒙衝大艦五十艘，以俗馳戰。諸將依計而行。是夜風清月朗，水光接天。越王與文種、范蠡計倪程皓一班文臣遊於舟中，仰觀天象，少頃一派火光自北而南，流於斗宿之間。斗星名分野屬吳光輝燦爛，照耀江湖之面，波濤閃閃如金，鰲滾浪之儀。王顧從臣曰：此何物也？太史官名計倪進曰：此亡吳之災。

報構 李也

也 有 這 個 日 子

王曰何謂也倪曰臣觀天象考曆數今年歲德在越
災火臨吳今此災宿自非流于斗宿之間必主吳亡
越霸之明驗也越王笑曰果如伯元伯元計倪之字
之說則孤數年之恨自是可釋矣范蠡進曰非特天
象如此臣以人事觀之吳亦當亡王曰何謂也蠡曰
夫差貪暴荒淫百姓怨苦軍士必叛今聞吳都又饑
野無顆粟今驅饑困之民勞疲之卒而東征南伐其
卒必無鬪志有不亡國者鮮矣越王大喜曰天時人
事兩相困吳而俺君臣安得不畏天命而敬人事乎
遂取盞暢飲殆至五更王親自披掛左帶謳陽右帶

程皓橫鎗立于戰艦之中號令三軍將數百水舟鼓
譟而渡吳兵見越兵渡江擺開戰艦以待吳王遙謂
越王曰子忘會稽之事乎會稽一敗爾之君臣陷吾
石室吾哀連境之主赦宥東歸今乃不懷舊德而反
興兵犯界囚我大將陷我邊土是何道理越王對曰
吾自會稽之耻而歸卧薪嘗膽夢寐吞吳今爾若不
拋戈約降必使吳都宮殿變作屯兵之所吳王大怒
曰勾踐背義諸將何不為我擒之縛殺引舟殺進程
皓迎敵兩葉戰舟一來一往交鬪江面不分勝敗越
將謳陽搭起弓箭射斷吳船帆索吳船順流而下程

皓復射一箭。縛毅落水而死。越兵大喊數百戰船一齊殺進。吳將王孫雄胥門巢引頸弩射之。越船不能近前。相敵相持。至晚。范蠡將白旗一麾。諸稽郢身披重鎧。引蒙衝大艦數十艘突入。吳舟。吳兵亂箭對面而射。稽郢之舟與吳舟尚隔一丈之水。踴身躍入。吳舟斬却胥門巢。用刀一招。疇無餘督。進大戰船。船頭各拴鎗。數百餘枝。衝入。吳舟陣裏進退。馳突。吳舟潰散。范蠡又麾后庸。舉如一齊圍擊。吳兵連舟覆水者二百餘艘。其驚潰傷落者不計其數。三江水面屍浮河壅。血染波紅。哀哭之聲如激怒之潮。唐人高啓有

子胥 扶且

題吳越交兵之詩云

江上山不改。江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江水尚哀聲。

伯嚭王孫駱展如等各獲小舟殺人重圍。令吳王棄船而登小舟。飛奔于沒。地名下寨。敗兵漸漸歸。至吳王曰。諸軍困乏。可就此地炊飯充饑。偏將軍姑射曰。此地殺氣洶洶。似有埋伏之狀。不宜停轡。吳王猶豫間。越將若成截住歸路。吳兵饑困不能行動。越兵齊至。如斫瓜切芥。諸將奮力救出。吳王。越王又催大兵一齊從後殺至。吳王回視殘兵。寥落不上數百餘騎。

擬開 擬開 可記 得否

吳其
昭平

打頭

其步卒傷毀手足者悲哀慘切吳王在馬上嘆曰吾自起兵以來未嘗此敗今以二十萬水軍盡喪于長江豈非天亡我國乎不覺雙眼淚下前有一彪人馬洶湧殺至吳王曰死刻至矣諸將皆飢困不振束手待戮及至乃陳閔公引兵來救吳王也吳王相見且驚且喜閔公輒令本兵獻上糧餉保駕東回未至蘇州忽然越兵勢如風火迅雷一齊追至吳王調陳閔公引兵守石湖湖在府城西南自與敗兵奔入吳城堅閉不出越兵追至湖口閔公引弓弩擺于岸上越兵不能登岸范蠡令諸稽郢率輕騎從上流涉渡閔

公正欲拒之越之大兵殺上石湖岸口陳兵大潰欲

入吳城城又不放乃引敗兵奔歸遇楚將公孫朝令

尹子西之子于江口儻住歸路閔公問汝儻吾歸路

何故公孫朝曰我王昭王之子惠王也惡汝助吳伐

越所以令我起兵滅爾國閔公大叫數聲墜于馬下

公孫朝斬其首級催兵打入陳城盡收陳氏宗族斬

於城內留兵以守其地擄其寶物而還此春秋諸侯

相併滅國自楚滅陳之始也却說越兵不追陳閔公

直抵吳都攻打吳城吳王召伯嚭督軍守城自與西

施宴于姑蘇臺畢竟後來如何

不是
嚴妻
目下

批 乞 傾 城 國 乞 差 何 獨 忍 哉
范蠡扁舟歸五湖

伯嚭不愔士卒。朝廷賞勞之物。並不頒賜于群下。士卒怨罵。拋戈棄甲。不願守城。城中百姓。自相潰亂。越兵乘勢攻開東門。王孫駱。王孫雄。奚斯。展如。各各引兵塞城。儻住。越兵諸稽郢謂諸將曰。放火烧民房屋。則可進矣。四門火起。號哭之聲。風火之勢。互相激怒。渾似地震。山崩。軍民踐踏。填塞道路。諸稽郢向前斬却奚斯。吳將各自逃奔。越兵打入吳宮。遍搜夫差不見。蠡曰。必在姑蘇臺。令諸稽郢圍臺。吳王驚慌無措。

價城 四色 一步 不離

携西子欲走下湖。越兵殺至。不能復走。越王謂范蠡曰。吾咎其君。百姓無罪焉。可焚其房屋。失其老幼哉。速令救火。安集百姓。然後定計滅吳。范蠡然之急。令程皓。謳陽。安集百姓。又令邱庸引兵重圍姑蘇。邱庸未出。夫差遣王孫雄至。越王問其來故。雄乃頓首曰。昔者天椒之戰。大王棲于會稽。寡君曾送大駕東歸。今者天災。吳國得罪于大王。寡君欲請會稽之議。而告求請和。今奉降表。但乞草命。以延歲月。其君臣僉役。妻子甘囚。一從大王之命。越王覽罷降表。將許議和。范蠡曰。昔者會稽之役。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大王敢逆天乎。且夫早朝晏罷，卧薪而嘗胆者，非為吳乎。使十餘年間積此伐吳之功，一旦而棄之，臣不敢奉旨也。越王曰：相國之見固是然，寡人已哀矜之意，不忍滅吳。范蠡曰：大王不忍滅吳，臣奉旨處置吳國。越王賜蠡之旨，蠡即引兵重圍姑蘇。數夫差之罪，令三軍焚臺，以逼夫差。夫差嘆曰：吾早不納子胥之諫，今日果至滅國，設使死者無知，則已。倘若苟知，則吾有何面目見子胥于地下乎。即令左右以幘冒覆面，遂拔劍自刎而死。胡曾有詩云：草長黃池千里餘，歸來宗廟已丘墟。

鳴更之報

出師不用忠臣諫

徒駐窮泉見子胥

范蠡令取臺上寶物，攜其美女，焚却姑蘇之臺，斬吳王首級，回報越王。曰：夫差喪國，皆伯嚭讒諂所致，令斬伯嚭，滅其家族，以戒不忠。又令吳之群臣有愿仕越者，復其原職，不願仕者，任其出處。焚吳氏之宗廟，掃盡其宗族，取其實器，驅其宮女，留大將軍諸稽郢屯守吳都，開倉以賑吳民，大駕東歸。胡曾詠史詩云：

吳王恃霸棄雄才

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覺錢塘江月上

一宵西送越兵來。

悲歌

悲歌

又宋賢揚誠齋名萬里先生題姑蘇臺詩云

挿天四塔雲中出。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

唐人高啓先生題館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本朝東屏先生詠史館娃宮詩云

初收奇貨錦裁新。百媚生輝曉夜春。

樂盡卧薪嘗膽日。五湖歸載有功人。

世傳吳王夫差在蘇州城南築一酒城釀酒與西

嘲句

沉酒

破美
老女

施宴飲及越王入城盡發其酒以賞軍將

高啓先生題酒城詩云

酒城應與酒池通。長夜君王在醉中。

兵入館娃猶未醒。越人宜賞武夫功。

越王滅吳擄其寶器及美女而歸時西子亦在囚中

范蠡諫曰色傾人國自古有之吳王因耽西施之色

大王所以得滅其國王何不鑒以蹈前車之覆乎越

王不聽遂令大軍出吳都范蠡退而嘆曰越王爲人

長頸烏喙但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吾之功成而身

不退安能保無後患乎然不除西子吾越復有覆亡

之患乃設一計及大駕至石湖密令左右取輕舟于湖口又令王之宦者密誘西施出于帳外蠶令左右以輕舟載于烟浪之中曰此傾人家國之物不可少留舟人遂溺西子于湖心恐越王耽其色也次日蠶告越王曰大王外患既除可與二三良臣善營家國臣請從此謝恩以出再不願入越都矣越王大驚曰寡人辱承教誨得削大仇王當與子共享太平之世子何棄寡人之速耶無乃寡人有慢于子乎蠶曰臣聞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辱于會稽待罪于石室臣所以不死者爲冥未滅故也今冥已

滅君耻已雪焉敢偷生于世越王曰相國疑孤不能保全君臣之義乎相國且歸孤卽列土以封相國使爾子孫久享大祿相國必若堅迷不從則身亡而妻子爲戮矣蠶再拜謝恩以歸本寨遂是夜乘輕舟逃入五湖之中 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東上高山望五湖。

雲濤烟浪接天隅。

不知范蠡歸舟後。

曾有忠臣寄跡無。

東屏先生詠史詩云。

鴟夷皮號諱談軍。

重寶輕舟破水雲。

君子謀成身退有。

未聞禽鳥相人君。

潛淵讀史至此曾有古風一篇云。

縱橫鳴鳥脩脩舉。

使君發矢貫翎羽。

鳴鶚已墜縱橫志。

使君心契五湖水。

五湖風景五湖秋。

樂與同遊險不遊。

古來王佐非周召。

見幾不作功成羞。

君不見。

狡兔死兮走狗烹。

飛鳥落處良弓收。

敵破謀亡皆類此。

何必睠睠思故土。

一葦扁舟一竿竹。

清風凜凜高千古。

乃變姓名自號鵬奕子遣僕遺書一札與文種飄然

寄跡于煙浪之中蓋後人莫知其終焉史記云自五

湖至海齊人用之官至丞相後又棄官隱道改名為

陶朱畜五牝置家至鉅萬次日越王不見范蠡詢之

蠡之部下曰昨已入於五湖矣又以溺西子之事告

之越王曰噫此寡人之過也大駕歸至浙東群臣迎

接入朝行賀已畢大封諸將宴賞群臣群臣謝恩出

朝文種得范蠡之書拆而視之曰

蠡聞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不退身之殃也今

吾與子膂力廟堂雄成霸業理合拂袖而歸且越

王為人長頸烏喙但可同守患難不可同享安樂

江上之清風山

問之
明月
逸人
呼

譬諸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既破謀臣卽亡蠡思每每及此是以棄名利于富貴之場樂綸竿于江海之上同僚誼重敢不盡布惟子明鑒乞早圖之

文種讀罷曰范蠡誠高世之士吾不及也卽日稱病不朝越王謂郡下曰孤初未滅東吳文種范蠡盡心獻策各效謀猷殆至東征未還范蠡棄寡人而遁今者文種又稱疾不朝二子何其輕名高節乎計倪曰文范二公國難則出國安則退實有清風高節乞明公旌獎以勸後人越王然之次日將親往問文種之

病右將軍舉如與種有仇因而奏曰文種素有謀叛之意大王何不祥察今王右入其宅必召不測之危越王叱曰昔孤在吳三年國中大小皆居文種掌握此時不背寡人而叛今日焉有是意舉如又曰文種素得軍民之心彼若謀反一舉而得大王不信問病之日種如出迎聖駕則無此意如不出迎則其反意明矣大王何必疑爲妄言越王默然卽日便往問文種之病舉如忙使家人告文種之家人曰主人疑爾文比謀反今詐來問病誠欲擒文種歸朝也家人忙報文種文種大罵昏君果不能與之同享安樂也遂

令家人埋伏刀斧于門下先誅無道然後別立新君。頃刻報王駕至文種隱而不出。越王至其宅見種不出將有疑心。計倪曰相國抱危篤之疾焉能出接大王可入不可狐疑。夫君臣大義及至中堂又無人出。納及觀兩廊似有埋伏之狀遂與數從臣趨出歸朝。即發兵滅文種之族。計倪率群臣忙奏曰文種反形未彰豈可輕滅功臣之族。越王不從。計倪又曰種有大功勞未蒙重賞而得重罪恐後忠臣義士盡皆去。越王必欲滅文氏之族。臣等願以家口保文種之族。越王默思良久令斬文種赦其家族。

何辜

冤非

批 越王滅長頸烏喙功成選之矣
晉智伯求地謀反

計倪又曰古者刑不及大夫文種功蓋越國貴冑當朝惡罪未彰而梟其首切為大王仁明之累。越王大怒叱退群臣令武士斬文種之首懸于朝外。自是國中百姓議論紛紛文武累有辭官告老去者。越王既誅文種次日上表辭官者甚衆而國人議論紛紛皆有哀矜之意。越王恐生異變問太史計倪曰文種謀反孤所以殺之。群臣百姓何故皆有不忿殺文種之意。計倪曰大王東滅強吳威震天下者范蠡文種之

兇死 孤悲

殺戮 功臣

收拾人心

謀故也。范蠡深慮功不保終，所以不及封賞而遂逃亡。今乃封爵初下，便聽讒譖而殺功臣，何能安集衆心而使其無憂慮乎？王曰：然則若何？計倪曰：必須追贈范文之功，將吳擄之金寶悉散于群臣，然後入周朝王，則內可安邦國，外可服諸侯。而越霸成矣。越王大喜，即詔環會稽山下之地，周圍三百里，封為范蠡之地，封其子孫世享厚祿。追封文種為大相國，以侯禮收葬其屍，斬却皋如，盡散金寶于群臣。出榜以安百姓，百姓大喜，群臣悅服。又以吳王平日所侵鄰國之田，遣使奉還，又封吳之人民戶籍，山川地輿，令使

矯命斬行

者送貢于周時，周元王在位，覽表大悅，即遣使以良地土賜越。命越王為侯伯，得專征伐齊魯宋鄭。皆奉幣而朝之時，晉室衰微，政在四卿之家。哀公晉有六卿，先年趙氏、魏氏、韓氏、荀氏四家為黨，遂滅荀、寅、范、吉射，四分其地。聞周王賜越王專征，主盟意欲修先朝霸業。詔荀瑶荀林甫之後，又號為智氏。荀瑶即智伯也。趙無恤趙鞅之子，即趙襄子。時鞅已死。韓虎韓厥之後。魏駒魏犢之後。四卿商議當時智瑤威權獨盛，欲兼併三卿，而吞晉室，倡言不可伐越。三卿必請出兵爭霸，不可失盟主之柄。智瑤不許，告哀公曰：越

勾踐破吳之後。無有吳之兵甲地土。又且天子賜其主盟。豈可與之爭霸。明公必欲與之爭霸。必先許臣以掌大政。募招壯兵。積草屯糧。先理國家。然後方可與兵伐越。袁公然之。卽詔智瑤兼總國家大政。凡三卿以下大夫庶士。皆要服其調用。智瑤謝恩出朝。次日召集從弟荀開。荀寬。荀宵。荀果。荀宵。荀瑤之親弟兄也。謀士絺疵。武士豫讓等議曰。吾欲兼併三卿。韓趙魏之三家也。而吞晉室。恨無大柄。今晉侯令吾兼總國家大政。朝中文武。盡在吾之掌握。欲行謀叛。汝等有何妙計。試爲我獻之。謀士絺疵進曰。欲謀晉室。

命

先除三家主。公何不乘晉侯之命。乞令三家各要割地百里。三家皆爲晉卿。故有所封之食邑。民戶二萬。充入公室。以備應用。三家若肯割地還朝。則其勢弱。易爲圖謀。有不肯者。矯以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時荀氏獨振。而三卿削弱。晉侯之位。翻掌可謀矣。荀瑤大悅。卽令荀開。荀寬。荀宵。往韓。趙。魏三家求地。却說荀開。往韓氏。卽韓虎。韓康子。府中韓虎延入廳堂。問其來故。荀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令三卿之家。各割地土一百里。民戶一萬。充入公室。以應伐越。備用。請公先割。毋致違背。韓虎知其意。但應曰。大夫

此評則曰

五

請退明日吾當奉地界來見智伯荀瑤也荀開辭出
韓虎召集群下曰荀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卿故請割
地為名吾欲先除此賊卿等以為何如謀士段規曰
智伯貪而無厭彼挾晉侯之命而削吾地吾若與其
動兵是抗晉侯也不如姑且從之彼得吾地必又求
于趙魏趙魏不從必然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
韓虎然之次日令絺疵進地界于荀瑤荀瑤大喜賞
疵遣歸少頃荀寬與魏駒之臣任章亦奉地界以進
荀瑤亦賞之遣歸荀宵回報言趙無恤不肯割地荀
瑤大怒即欲攻之絺疵曰不可必須矯稱晉侯之命

率韓魏之兵以攻之則彼屈我伸無有不克荀瑤然
之即日令荀開豫讓各率甲士五千圍趙氏之宅又
約韓虎魏駒起兵助戰却說趙無恤正與謀士張孟
談論智伯之事忽聞門外鼓譟喧天家人報智伯之
兵殺至無恤慌忙上馬出敵三家之兵蜂屯蟻聚孟
談曰寡不敵眾主公速宜逃難無恤曰逃在何處孟
談曰晉先君趙鞅也令尹鐸守晉陽堅築城池厚恤
百姓先君以晉陽為趙氏基本令國家有難必投晉
陽今主公宜速往奔不可更奔別邑無恤即率從臣
從徑路走入太原即晉陽也智伯盡焚趙氏之宅勒

二家之兵以追無恤畢竟如何

批叙子維核至為保濟手

智伯決水灌晉陽

無恤走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各各推鋒。置刃迎接無恤入城，皆願出敵。無恤見百姓親附，欲出城決戰。張孟談曰：「不可。彼衆我寡，一難敵三。臣觀晉陽城池高固，糧料可支十年。不如深溝高壘，堅守不出。無恤納其說，親自巡撫四門，激勵百姓，軍民互相保守。荀瑶引韓魏之兵，重圍晉陽，朝夕攻打。三卿每謀議，百般效力，終不能攻開其城。韓虎之謀士段

互相
攻擊

規告虎曰：「晉陽城破，其地一入于荀瑶，是知用力者韓魏也得地者荀氏也。我等徒疲財力而與荀氏爭地，何不收兵西歸，任其自相攻戰？」韓虎曰：「子言是也。」遂約魏軍班師。絺疵告荀瑶先攻韓魏，然後攻晉陽。荀宵諫曰：「趙氏未除，又攻韓魏，是逼禍也。不如約其共滅趙氏，二分其地，彼必貪得效力，待趙滅，又設他計以圖二子，荀瑶善之。」即召韓虎、魏駒至于中軍，告其滅趙分地之故。韓魏大悅，皆願相助。荀瑶遂置酒于錦屏山，與韓魏議攻晉陽。酒至半酣，三子起望晉陽城，郭厚大池壘深高，自相嘆曰：「如此城池，堅若鉄

以水
灌城
勢甚

孤懸瓮何日可破已而荀瑶笑曰吾計得矣韓魏問智伯何計可攻荀瑶以手指晉陽城下晉水曰吾之亡趙氏者晉水也二人皆曰欲攻堅城非水不可得也即令三寨之兵決晉河之水以灌晉陽荀瑶曰晉水雖可灌城然天時尚未及也先令三軍督造鉄枋閘板建立晉水岸畔待秋末冬初霖雨大降然後四方隄決方可一灌而下韓虎魏駒皆服其妙筭號令士卒建造器物以備攻城不數月秋霖果降晉水汪洋三寨之兵各將鉄枋閘板隄決城下之水灌入晉陽時城中饑被久困百姓樂業民不凍餒且晉陽之城尹

堅深
焉趙
氏基
本

鐸經理深厚水雖浸入城內而城不動過數日水勢愈高城不浸者三板城中房屋盡皆浸溺沉寢生蛙而百姓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亦無叛意無恤召孟談曰事急矣百姓雖無叛意吾亦不忍見其沒溺如此先生何計破得此兵孟談曰臣聞亡不能存居不能安則非丈夫之事臣請今夜出城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免此厄無恤曰水高數丈不沒城者止三板子雖生翼亦不能飛出晉陽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但主公令諸將造船隻利兵器專待以擒智伯可也無恤許之是夜孟談與五六從者取樹

好計

木結成筏。桴于橋下。乘桴浮至左岸。密謂韓虎曰。趙氏韓氏皆為晉室開國功臣。故其封土連境。邦為唇齒。荀氏貪暴而滅趙氏。趙亡則韓魏勢孤。明公能背荀瑤之約。與魏公反攻荀瑤。三分其地。豈不保長久之富貴乎。韓虎曰。吾知老賊之心。吞食三家久矣。爭奈無人與我同謀。趙公既誠心期我。焉有不從。汝可告之。魏公使其同謀合策。以圖大事。孟談頓首謝出。投魏寨。亦將前事細說一遍。魏駒亦許。次日韓虎與魏駒共見荀瑤。言晉陽城將陷。西北二門頗近秦地。明日速移兵屯于北岸。以備逃亡。荀瑤然之。即令二

談言
微中

寨各造船隻。令韓虎守東門。魏駒守南門。自率大軍屯西北二門。約次日用舟攻城。韓魏辭出。絺疵進曰。臣觀韓魏二子各有叛意。乞主公早圖韓魏。而後攻城。荀瑤曰。何以知之。疵曰。三家約滅趙氏。共分其地。今趙氏亡在旦夕。而韓魏各無喜色。豈非心生異變之所致歟。荀瑤笑曰。先生之言過矣。吾約韓魏共攻趙氏。而分其地。今晉陽目下將拔。豈可同用力。而獨取其地平智果。荀瑤之從弟也。又曰。臣觀韓魏數日以來。頗有矜傲之意。必與趙氏同謀。吾兄不可不惧。絺疵先生之言是也。荀瑤又笑曰。吾弟疑人太過。水

數敵

濟晉陽城不沒者止差三板三家總有同謀從何而通締疵又曰主公不攻韓魏亦不可移屯西北臣觀西北井二方其地低下河水一退必有自溺之患主公不可不察荀瑶叱曰西北界近秦地吾不親守無恤必走入秦汝何進此妄言。搖惑吾之心志莫非爾為趙氏謀乎。締疵出而嘆曰智伯自誇已見而不用我之謀不三日而為韓魏擄矣遂逃入深山不出智果見締疵逃去亦從是夜奔出不知竟往何處。

批 智伯謀三卿三家并殺智多
豫讓漆身刺無恤。

拒諫

晉
分裂

殆至三更荀氏寨內軍卒驚起喧呼及天明水浸營壘已沒丈餘荀瑶忙令諸將巡檢四方聞板却是韓虎魏駒之兵隄防河水灌浸荀寨荀瑶急令諸將登舟須臾波濤洶湧軍糧器械飄蕩無遺韓魏之兵各乘輕舟殺出西北大寨城中聞外納喊震天無恤令大開四門各乘小舟殺出三家之兵圍遶荀氏大寨荀氏之兵雖有船隻亦無器械盡被殺溺其沒水者不計其數荀瑶見事勢危迫招集兄弟宗族欲奔入秦韓虎儻住去路斬荀開荀宵豫讓步戰韓虎救出荀瑶走不數里趙浣趙藉藉無恤之子浣無恤之孫

追及夾攻一陣生擒荀瑶。豫讓奔走入山，方得免難。趙浣囚智伯，來見無恤。無恤將荀氏宗族掃地盡，誅與韓魏三分其地。先是晉都山西地方千里，為諸侯之霸。至是晉哀公獨有絳州、曲沃二邑，其餘皆入于韓、趙、魏三家。時人謂之「三晉」。無恤數智伯之罪，斬首號令，將其頭顱漆為澠便之器。豫讓匿于山中，聞知涕泣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受智伯厚恩，今國亡族滅，而頭顱為人作澠便之器，吾心何忍！乃更姓名，詐為囚徒，挾短劍潛入無恤廁中。無恤如廁，豫讓近前欲刺之。無恤心驚，忙令左右搜之，乃知

初命
為侯

僕義

哉
苦心

伯亡臣豫讓也。無恤問曰：「子入吾宮行此反意，何也？」豫讓正色曰：「吾來行刺，欲為智伯報仇。左右使欲殺讓，無恤止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為之報仇，真義士也。』吾但謹避其鋒焉，可殺之。今放豫讓，豫讓歸家，終朝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不必勞心復仇。豫讓拂衣而出，思欲再入無恤之家，不得其由，乃漆身為癩，削鬚去眉，詐為乞丐于市中。其妻使人遍處跟尋，欲勸其歸家。忽遇于途，其妻見讓曰：「此子聲音似吾之夫，何其形貌損陋，若是耶？」豫讓遂亦見之，忙自吞炭，詐以為啞，再乞于市。其妻雖見

謹嚴

遂不能辨讓之友人認見。嘗于家中勸曰：子負雄才，何不詐投趙氏，必然見用。此時欲行報仇之舉，唾手而得，何必漆身吞炭以毀己之身軀乎？豫讓謝曰：吾既事趙氏，更欲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必欲報智伯仇，正將愧後世為人臣子而懷二心者也。子何教我行此二心之事？遂復乞于城南，忽見一簇人馬，冠蓋相擁，百姓奔走言趙公出狩，已歸。讓默喜曰：此吾復仇之日也。遂伏于板橋之下，將刺無恤。無恤行至板橋，坐下之馬悲嘶退後，無恤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

板橋必然，此處隱伏奸細。主公請令搜之，無恤忙令將士遍搜板橋前後，左右五里，果見豫讓伏于板橋石穴左右，曳出解見，無恤怒曰：子先事范，中行其人死，而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為范氏報仇，今智伯已死，子何為其報仇之深耶？豫讓曰：是何言也？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草芥，則臣待君如寇讎。讓昔事范氏之時，范公止以平常之恩待臣，故臣止以平常之義事之；及事荀氏之時，智伯隆恩厚祿待臣如國士，故當以國士報之也。無恤嘆曰：子為智伯名已成矣，吾前赦子亦已足矣。今日

其氣
灑也

必難赦子令甲士圍遼。豫讓令豫讓自盡。讓曰：臣聞名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請者蒙君赦臣之死，晉國豪傑盡皆稱君之德。今日臣不敢偷生，但請君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可乎？無恤義其言，即脫下錦袍，傳與豫讓。讓拔劍在手，怒視其袍，有如無恤之狀。三躍而斫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豫讓耐恩歲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橋上行入過

誰有當時國士心

無恤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令收葬其屍，而還軍士。

周若
贅疣

枕上
肉

提起所斫之袍，皆有鮮血，呈與無恤。無恤見之，慘然大驚。即日染病將死，謂其子趙藉曰：三卿滅荀氏地，土寬饒，百姓臣服，宜乘此時約韓魏而滅晉，祀奪其大位。更若遲疑數載，則時勢反覆，鄰國兵變，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罷而死。趙藉再拜受命，收葬父喪，即以父囑之言告知韓虎。虎告魏駒曰：篡晉之事，宜付小兒輩所處，吾儕合守晉氏臣節，以免後世公論。駒曰：韓公之言是也。於是二子遂令其子韓虔、魏斯與趙藉謀議篡晉之事。三人約在本年春花朝令節，請晉侯遊于綠野，埋伏甲兵刺而殺之，共奪晉位。張孟

談諫曰。晉乃周室至親之國。今欲奪其大位。必須交通鄰國。以事為名。方免諸侯征伐之患。趙籍曰。鄰國各守其正。誰肯助臣逐君乎。孟談曰。今齊國田和世掌齊邦之權。將有篡弒之心。三公欲行此事。必須交通田和。約其共舉大事。縱使鄰國征伐。則連四家之兵。相為救護。如此可掩刀兵。可固根本。則天下諸侯誰敢不服。三子大喜。遂修書遣任章往齊。見田和。通謀篡弒。不知後來如何。漆身吞炭。國士之風。吳起殺妻求將。

却說田和世主齊國威權厚。施惠于民。民皆親附。

和出入朝廷。齊康公每降階迎送。雖有管晏故族。能制服及得三晉韓趙魏之書。撫掌大悅。便欲回書約議篡弒。從弟田居思諫曰。齊與魯近。聞吾奪姜氏齊君姓姜之國。必為興兵伐我。不如假奏齊侯言昔日齊與吳戰于艾陵。損兵折將。皆因魯國助吳之故。今則吳滅魯孤。速可興兵報怨。于是回三晉之書。約其起兵先伐魯國。先伐其忌。然後歸而篡位。方免征伐之患。田和大喜。即回書約三晉起兵相助。次日即具伐魯之表。奏知齊康公。康公即令田和伐魯。下大夫管廷岳諫曰。田和專秉國政。素得民心。今若更委

出兵征伐必然生變于外康公躊躇不決田和左下
仗劍右手扯住廷岳曰吾乃傾心為國匹夫及謂吾
為生變吾與匹夫共立朝廷試問舉朝文武以吾二
人孰為生變群臣見田和威振廷岳各各面如菜色
手足無措但曰相國忠義人所共知田和又扯廷岳
出朝外問百姓誰為忠誰為佞百姓皆曰相國忠義
人所共知田和遂斬廷岳之首入朝號令曰敢有諫
勿伐魯者梟首滿朝君臣股慄失色康公但曰相國
請卜日出兵寡人實無疑意和曰小臣家世相齊盡
心報國廷岳妄倡誹謗縱使明公無疑之心臣有何

與主
與兵

文臣
齊故
能攻
無備

突出
具起

顏立于廊廟言罷悻悻而出康公降階日送田和掩
淚退入後宮次日田和即以從弟田會為先鋒田居
思為副將自率大兵五萬殺奔汶水下寨打戰書入
魯時魯穆公在位最敬賢士拜公儀休為相敬孔伋
為師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泄柳申詳為臣文雅雖
備而攻戰之具不足一聞齊人伐魯朝中大駭君臣
失計子思告曰重祿之下必有英雄明公何不降詔
令群臣能退齊者加官重爵必有豪傑之士應詔穆
公即降詔宣問未訖階下一人身長九尺貌壯聲雄
連聲臣敢引兵出敵眾人視之乃衛國人氏曾參弟

子姓吳名起官為魯中軍大夫穆公即拜吳起為師
令孟孫能副之與兵二萬拒齊次日吳起升帳會集
將卒有不赴黥者一萬餘人吳起欲將卒盡皆誅之
示衆又恐生變乃具表申奏穆公穆公大怒令近臣
遍訪將士何為不聽約束諸將訴曰吳起乃齊之女
婿今督大柄必然與齊相通故某等俱誅所以不願
立其帳下穆公聞諸將之說默然不語亦有疑吳起
之心吳起聞知恐穆公奪其將印即斬妻之首級入
見穆公曰主公疑臣有通齊之意愿以姜氏起之妻
乃齊侯宗族之女之首獻穆公慘然不樂曰將軍赤

是可是可
怒也

心為魯是矣何必割恩忍愛遂令起復舊職督兵迎
戰而心亦疑起為殘忍之人次日吳起升帳號令將
卒無一違逆即便鼓舞三軍殺至汶水下寨時田和
兵威甚振聞魯兵至便督三軍出戰田會曰魯兵初
至何出敵之速耶和笑曰魯兵遠勞我兵屯久兵法
所謂以逸待勞正此勢也豈可緩攻田會大悅引兵
鼓譟殺至魯寨時吳起之兵安營未畢見田會殺至
各各驚慌無措吳起曰齊人欺我疲弱以逸攻勞吾
何怯哉遂自披掛殺出孟孫能副之三將戰不數合
吳起大喊一聲斬却田會齊兵披靡走回大寨吳起

大殺一陣盡奪器械而歸田和見初戰不利又損一第堅守不出速遣使者追三晉救兵吳起親自巡按營壘撫愛將卒得一美味輒令遍分群下士卒有被刀箭所傷其背者起卽親爲吮瘡所以軍中鼓舞咸願爭先日夜攻打齊寨齊兵恐懼不出起謂孟孫能曰田和連日不出必待救兵至我當分爲兩寨以備相救不數日魏斯果引大兵殺至田和延入中軍告曰吳起用兵有孫武之法變態萬狀我兵初戰損第折將所以日望將軍救至今韓趙之兵不起而公獨來何也斯曰吾等有大謀議恐三家俱出國中必然

生變所以韓趙守國我兵獨來和曰煩速議出敵之策斯曰明日分兵夾攻觀其強弱然後設計以破之田和納其說次日與魏斯親自披掛各引本部挑戰吳起見晉兵救齊令孟孫能敵齊兵自敵晉兵四馬鬪不十合吳起詐敗魏斯追上五里吳起賣一破綻將魏斯打下馬部將樂羊殺出救回吳起正追之間回見孟孫能被齊兵困于陣內起卽捨却魏斯殺入齊陣救出孟孫能左馳右突齊兵望風潰散魏斯收軍歸寨嘔血不止諸將救治半晌方得痊起謂謀士李克曰吳起驍勇出類何計可破李克對曰吳起

百家
骨肉
尚如
此

批評列國志 卷之九
為魯而魯公反生疑異將軍能保全功乎今魏公容
賢納士將軍誠能棄魯歸魏則萬鍾之祿不日可致
又何必以高明達士屈于昏暗之國哉起曰先生之
言極是吾何惑焉遂從是夜同李克奔歸魏寨魏斯
出帳迎接握手相權過於故友即以大將之權付之
次日吳起操練魏兵將攻公孫儀孫儀嘆曰話不虛
傳匹夫果然反魯降齊言未訖寨外金鼓震天魏兵
攻寨儀休恐懼令孟孫能堅守營壘自走入魯見穆
公曰吳起果然昔魯降魏今反來攻我寨穆公曰然
則若何休曰田和此來止為艾陵之戰若奉金帛謝

休有
大功
于魯

罪必然退兵魯公即以金帛數車與儀休求和儀休
乘夜投見田和曰寡君以魯魯舊好之邦不敢務較
功利備至微禮乞尋舊盟和曰魯嘗助吳伐齊吾欲
踐平東魯以削舊恨大夫既來尋盟議定自今以後
魯不能更助他國以侵齊界吾始與盟否則不必議
矣儀休曰願從公命于是田和設宴請魏斯至寨同
議和好次日收拾班師

總批

事若弓二心執之不息必母死

不奔喪起之不孝也
勢敗而投禁地之分
節也殺妻以求將起之不義也
四生起之全者足

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卷之九終

